



直到今天,我还常常在梦里寻找师范读书时的饭钵子,白的,带一点淡青的底子,钵身用蓝漆写着江苏省高邮师范的校名和我的学号,却总也寻不着,急出一身的汗。醒来,窗外是沉沉的夜,而鼻尖仿佛还萦绕着高邮师范饭堂里那股特有的、温吞而热闹的气息。

高邮师范的饭厅兼作礼堂,里面摆满了暗红色的方桌,但无配套凳子,需站着吃饭,每桌八人,分列四面。饭厅东边按标准隔出九个窗口,供学生用饭票票购买点心、米饭和菜品;西边筑有高台,也可称为主席台,供举办重大活动使用;南北两面摆放着班级储物柜,这些一格一格的柜子是按班级分配的,专门用来存放碗勺筷。

放学的钟声一响,我们便像潮水般涌进去,找到一张空桌,三五成群地围站着。饭是早在屉里蒸好了的,一屉一屉地抬出来,热气混着米香,立刻给眼镜片蒙上了一层白雾。于是,吃饭便成了一件需要些技巧的事,你用左臂半拢着饭钵子,像护着一只雏鸟,右手则不停地往嘴里扒拉;身子要微微地弓着,以防那油渍的菜汤,不慎溅到前胸的衣襟上。起初是觉得狼狈的,但日子久了,竟也品出一种站着的好处来——人是自由的,目光也是自由的。

站着吃饭的日子如书页般轻轻翻过,慢慢每一页都染上了高邮师范晨光与暮色的余温。吃饭时,我的目光,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饭厅西北的角落。那里有一间小小的广播室,一扇窗,常常开着。窗里坐着一位我至今不知姓名的广播员。他是我的学长,一个极清秀的年轻人,许是隔得太远,眉眼在暮色与灯光里,看得不甚真切,只觉那轮廓是柔和的,带着一种与周遭的喧嚣格格不入的沉静。每到晚饭时分,广播准时响起,他的声音便会从那喇叭里流泻出来,不是那种字正腔圆的

站着吃饭的日子

□ 许海荣

播音腔,而是低低的,缓缓的,像晚风在抚弄湖边的垂柳。有时,他会放一些曲子,也多是些舒缓的老歌,或是悠扬的民乐。在那一片碗筷的叮当、人语的嘈杂声里,他的声音与音乐,仿佛在油腻的空气里辟出了一小块清凉的、属于精神的领地。我们一边站着吃饭,一边侧耳听着,咀嚼的动作也不知不觉地慢了下来。那时候,心里便会生出一种莫名的、微茫的惆怅,仿佛他的声音里,藏着我们所有人都说不清的、关于远方的想象。

饭厅西面的主席台,又是一个不同的、充满力与美的世界。那里有一座不算高的舞台,每天晚饭前,当夕阳的光线斜斜地打在主席台上面时,学校武术队队员们便准时出现了。他们穿着雪白的练功服,腰间系着红的、黑的带子,一举手,一投足,都带着风。那拳头挥出去,是“哈”的一声嘶喝;那脚步踏下去,是结实而沉闷的声响。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,舒展时如白鹤亮翅,刚猛时如金刚怒目。我们这些站着吃饭的人,常常看得呆了,忘了扒饭,只觉得一股年轻的、蓬勃的豪气,从丹田里升腾起来,教人想放下饭钵子,也到那空旷处去大喊大叫,肆意地奔跑一番。

然而,更让我心旌摇曳的,却是幼师班的学姐学妹们在那舞台上的舞蹈。她们不像武术队那样日日都来,她们的演出,便成了我们枯燥生活里意外的节日。我尤其记得其中一个跳领舞的学姐,梳着两条乌油油的长辫子,眼睛亮得像蓄满了星子。当音乐响起,她们穿着藕荷色的裙子,像一群轻盈的蝶,飘上了舞台。她的身姿是那样软,软得仿佛没有骨

头;她的笑靥又是那样甜,甜得让人的心尖都微微地发颤。她们跳的什么,我早已忘了,只记得领舞的学姐那旋转时飞扬的裙摆和谢幕时微微泛红的脸颊。那一刻,我站着,手里捧着早已冰凉的饭钵,心里却像被一把温柔的野火燎过,滚烫而又慌乱。那是一种全无来由的、青春懵懂的爱意,它来得那样突然,那样不讲道理,只是将你静静地淹没。自此以后,每次走进饭堂,我总会下意识地先向那舞台瞥一眼,盼着能再见到那藕荷色的身影,原来有些相遇,真的会被时间搁浅。

站着吃饭的日子就像从指尖流过的细沙,在不经意间悄然滑落。时光如高邮师范早春的薄雪,在你还贪恋它的晶莹时,已悄然融进泥土,只留下湿润的记忆。光阴打磨着心底的情愫,越是触动,越是不肯离弃,真的,站着吃饭的日子,总是那么让人刻骨铭心。

如今,我有了一张宽大的餐桌,可以从容地坐着,慢慢地吃。菜肴也远比当年饭钵子里的那几样要精致得多。可是,我却时常怀念在高邮师范站着吃饭的日子,怀念那必须争分夺秒的紧张,怀念那与好友分享一块腐乳的亲密,怀念那在嘈杂中捕捉一缕清音的专注,更怀念那因一个陌生舞姿而心潮澎湃的、单纯的自己。

站着吃饭的日子,身子是弓着的,灵魂却是站着的,且张开了所有敏感的触须,贪婪地吸收着一切的光、声、色、味。那时我们一无所有,连一张属于自己的凳子都没有,但我们却拥有整个喧腾的、充满可能的青春。

我的那只白底蓝字的饭钵子,想来是终于没有找到,遗失在岁月的某个角落了。也好,就让它留在那里吧,连同那些在高邮师范站着吃饭的日子,成为我生命里一幅永不褪色的、喧闹而温暖的背景。

不停用草棒子在墙缝里搅动,不一会儿,蜜蜂就会被惊扰飞出来,正好落入墙缝口对着的瓶口中。我们迅速将瓶口盖紧,在瓶盖上用钉子钻一个眼,再往瓶里放一些油菜花瓣,这样蜜蜂在里边就不会窒息,可以存活好几天。我们将装有蜜蜂的小瓶子带在身边,透过玻璃瓶子欣赏蜜蜂在里边蠕动的样子,觉得很好玩。

岁月如梭,如今,老家庄台上多为留守老人,农田大多由种田大户机械化、规模化种植。茶余饭后,散步健身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油菜花开时节,老家成片的油菜花已成了人们休闲的好去处,还有附近的高邮湖上花海、兴化千垛油菜花海……昔日不起眼的油菜花,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地方打造田园特色旅游、助力乡村振兴的新品牌。

拐过六角亭就上了运河西堤。雄伟的大运河,浩浩荡荡,如同一条巨龙蜿蜒在广袤的大地上。初春的运河,并没有翻滚的水流和咆哮的声浪,静谧而庄重,平静地流淌,似乎在诉说着它的前世今生。

站在河堤,登高极望,前面是一片红白交替的桃树林。桃花是一种最普通、朴实的花,一阵微风吹来,夹带着淡淡的清香。我们情不自禁地跑了过去,眯眼吮嗅着这芳香。

时近傍晚,太阳缓缓落下,把最后一道霞光送给了大地。湖面如镜,河水潺潺,两水之间形成的古道、树木、花卉在夕阳的余晖下染成一片金黄色的画卷。孙女脱了冬天的外套,感慨地说了一句:“春天,真好!”是啊,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来了。

又是一年清明,杨柳青青,芳草萋萋。眼前景致,总让人不由想起逝去的亲人。我的爷爷奶奶,都是淳朴善良、可亲可敬的人。他们离开我们已有多年,今年恰逢二老百年冥寿,作为孙辈,我心中思念无限,往日种种,至今历历在目,恍如昨日。

他们的爱是深厚的。我父亲是招婿,母亲家庭比较困难,我一岁的时候,就被爷爷带到家来照看,他们白天劳动,晚上还要照顾我。我小时候身体弱,有时候一病就是一整夜,他们也跟着一夜不能合眼。特别是奶奶更加辛苦,我的衣服和鞋子都是她一针一线亲手缝成的。听母亲讲,由于我小时候脚长得周正,奶奶做好的鞋子穿不上,为了我过年能穿上新鞋,大年夜,奶奶熬了一整个通宵,给我重做了一双。后来,我和父母住在湖滨乡,爷爷奶奶住在一沟乡,相隔有几十里路。有一年冬天,爷爷惦记我们这边粮食不够吃,便扛了一袋米,夜里一个人从家往湖滨走。正是隆冬时节,天冷得厉害,他走了大半夜,到了我们家门口的时候,眉毛上都凝成了白霜。

爷爷奶奶一生辛劳。爷爷是养鸭养鹅的好手。记得每年春天从炕房买回苗鸭苗鹅后,他就搬到草棚里住下,日夜守着那些小东西。天刚蒙蒙亮,他就踩着露水把鸭鹅赶到草地里去。寒来暑往,刮风下雨,落雪下霜,从没有个休息天。他就像一头老黄牛,闷着头,不吭声。有一年,他把鹅赶去清水潭时,忽然间狂风暴雨,雷电交加。他生怕鹅走散,就拿着竹竿守在雨中看护,全身淋得透湿。这样的事,于他

三月,春风一吹,油菜花就疯了似的开了。

趁着周末,我带着爸爸妈妈和儿子,去了湖上花海。说是花海,一点儿也不夸张,放眼望去,铺天盖地的金黄,像是谁把整桶的颜料泼在了大地上,浓烈得让人睁不开眼。

儿子一下车就撒了欢。“妈妈!好多花!好大好大的花!”他叽叽喳喳地喊着,像只刚学会飞的小麻雀,一头扎进花丛里,小小的身影时隐时现。一会儿从这边钻出来,一会儿又从那边冒出头,身上沾满了金黄色的花粉,鼻尖上还顶着一片花瓣,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。我看着他在花海里穿来穿去,心里满满的都是柔软。

可爸爸妈妈的反应,比我预想的要平静许多。他们没有像我一样举着手机四处拍照,也没有惊叹于这片花海的壮阔,只是慢慢地走在田埂上,目光悠远地望着眼前这片金黄,像是在看别处。

“这不和以前我们老家那片油菜花地一样吗?现在居然也成了热门景点!”爸爸忽然开口,声音里带着一种久违了的怀念。

妈妈笑了:“可不是嘛。那时候咱村后面的地,一到春天也是这样,黄澄澄的,比这还密呢。”

我牵着儿子的手,放慢了脚步,听他们一句一句地聊起来。

“记得不?她小时候,放学不回家,跟那五个小子在油菜地里疯跑,捉迷藏……”

“怎么不记得!那天把我们急的,满村子找,嗓子都喊哑了。”

我愣了一下,随即忍不住笑了——他们说的,可不就是我嘛!记忆像被春风掀开了一角,那些尘封多年的画面,忽然就鲜活了起来。

那时候我多大呢?八九岁吧!放学后,书包往路边一扔,几个小伙伴就钻进了那片无边无际的油菜地里。花比我们高,一钻进去,整个人就被金色的波浪吞没了。我们在里面捉迷藏,你追我赶,笑声惊起了一群又一群的蜜蜂。

我大概是跑累了,找了一块被花秆遮得严严实实的空地,躺了下来。头顶是蓝得透明的天,身边是暖融融的花香,蜜蜂嗡嗡地叫着,像一首催眠曲。就这样,我稀里糊涂地睡着了。全然不知道,外面已经吵翻了天。

后来我才听说,爸爸妈妈发现我没回家,先是沿着上学的路找了一遍,又一家一家问了所有小伙伴,最后全

怀念我的爷爷奶奶

□ 冯国庆

是家常便饭。爷爷还参加过许多水利工程会战,我印象最深的,是他在运东船闸挑土方那段日子,他每天要干十三四个钟头,手上、脚上、肩上,全是厚厚的茧子。由于长期的劳累,在六十岁那年,爷爷生了重病,在大年夜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奶奶的一生,同样辛苦操劳。除了帮爷爷放鹅放鸭,家里烧煮缝洗、打扫卫生、看管小孩,全是她的事。由于她常年烧锅腔烟熏火燎,肺落了毛病,气管炎跟了她一辈子,稍一下了凉就咳,我常看见她喝香油止咳。失眠也一直缠着她。我们常常睡到半夜醒来,她还坐在灯下做针线活,身旁放着脑乐静、补脑汁。

爷爷奶奶一生节俭,从不浪费。小时候常叮嘱我们,不可剩饭留底。吃不完的饭菜,他们从不嫌弃,总是自己吃下。掉在桌上的饭粒,他们会一粒粒捡起吃掉。衣服破了,总是补了又补,从不轻易丢弃。他们常教育我们:早起三光,迟起三慌,人要勤快,不可偷懒;做事要专心,不能三心二意;人家的东西,再好也不能拿;人要有孝心,多做善事;年轻人要多读书,求人不如求自己……这些话语,听来平常朴素,细细品味,却字字在理、句句入心。如今我们渐渐年长,历经世事,越发懂得,爷爷奶奶留给我们的,不只是疼爱与牵挂,更是立身做人的道理,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与本分。

那片金黄

□ 赵姝

村的大人都出动了,打着手电筒,沿着田埂、水渠、池塘边,一遍一遍地喊我的名字。妈妈急得眼泪直流,爸爸的脸色铁青,甚至有人都提议要去河边打捞……而我呢?躺在油菜花丛中,睡得又香又甜,梦里还在捉蝴蝶。

不知过了多久,我迷迷糊糊地醒了。天已经暗下来了,花丛里更是昏沉沉的,小伙伴们早就不见了踪影。四周静得可怕,只有风吹过花秆发出的沙沙声。我一下子慌了,“哇”的一声哭了出来,跌跌撞撞地往外跑,花粉和花瓣糊了一脸一身。等我爬到路上,迎面撞上的,是举着手电筒、满头大汗的邻里乡亲,和哭红了眼的妈妈。

结果,可想而知。一顿揍,是少不了的。爸爸的巴掌落在屁股上,又疼又响,我哭得撕心裂肺。妈妈一边拦着爸爸,一边数落我:“让你乱跑!让你在田里睡觉!你知道我们找了你多久吗!”

那是记忆里最惨烈的一次挨打,也是后来被念叨了最多次的一件趣事。

此刻,站在同样的油菜花海里,看着爸爸妈妈脸上淡淡的笑意,我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清的滋味。

“那时候,你们肯定急坏了吧。”我笑着说。

“你还笑呢!都快急死了!”妈妈嗔怪地看了我一眼,“揍你一顿都是轻的。”

爸爸没说话,只是看着远处,嘴角微微翘着。他的目光穿过这片花海,穿过几十年的光阴,落在了那个满身花粉、哭着从油菜地里爬出来的小女孩身上。

我低头看看身边的儿子,他正踮着脚,努力去够一朵开得最高的油菜花,小脸上满是认真和欢喜。恍惚间,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

春风拂过,花浪起伏,金黄的波涛一层一层地涌向天边。爸爸妈妈并肩走在前面,慢悠悠地聊着往事;儿子在花丛中穿梭,留下一串咯咯的笑声。我被这片金黄温柔地包裹着,心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——那片油菜花,从来没有离开过我。它从故乡田野,开到了这片花海;从我的童年,开到了儿子的童年。它见证了一个孩子最无忧无虑的酣睡,也见证了一对父母最焦灼的寻找;它承载过我懵懂的欢笑,也承载着此刻,三代人一同赏花的温暖。

小时候,油菜花开时节,我和小伙伴们在满是油菜花的田埂上追逐嬉戏,或在花丛中躲猫猫,或欣赏上下飞舞的蝴蝶、辛勤采蜜的蜜蜂,好不自在。

那时,老家庄台上有一对养蜂的夫妇,一到油菜花开,就忙得不可开交。在一个个蜂箱旁,他俩戴着白色的防护面罩,用小刀铲下蜂箱板孔上的蜂蜜装入桶中,或打扫蜂箱周边的卫生,成群结队的蜜蜂在他们身边发出嗡嗡的声响,他们丝毫没有畏惧。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,蜂蜜可谓是走亲访友的上等营养品,周边好多村民隔三差五前来购买蜂蜜,我也偶尔品尝到新鲜的蜂蜜,觉得很甜。

随着油菜花期的转变,这对养蜂人会用拖拉机将蜂箱由南往北进行地点迁移,追着不同地方的花

油菜花开

□ 吴继原

期,一年下来收入也很可观,他俩成了当时远近有名的万元户。

对于蜜蜂我是又爱又恨。因为看到它在花丛中飞舞,辛勤采蜜很可爱也很辛劳,而且蜂蜜很好吃也很有营养,觉得它真的了不起。但是如果一不小心触犯了它,就会蜇你,很疼。我就曾好奇地在花丛中想近距离观赏蜜蜂采蜜的过程而被蜇过。

那时候,老家庄台上土坯房子比较多,蜜蜂飞累了喜欢在土坯房的墙缝中休息。我与小伙伴们则会一手拿空墨水瓶,一手拿小草棒子,将瓶口贴近墙缝,同时

天渐转暖,市河旁的柳叶,探出羞答答的嫩绿。地平线上的小草,似有若无地冒出疏疏朗朗的翠绿。运河边上的树隙中,若隐若现地有些青黄。河水开流,鸟儿欢畅。哦,春天来了!

美好的季节,酿出了优雅的习惯。二桥踏青已成了高邮人的标配。周末下午,带着孙女徒步来到二桥西岸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望无际的高邮湖,湖面波光粼粼,几艘带帆的木船立于湖水中间。湖面广阔至极,水天相连。

顺着湖堤,踏上木制的栈道,左边是千年的邢沟遗址,初春的沟底,还没完全摆脱冬天的寂寞,点星的嫩草如婴儿的舌尖伸出两片薄唇,品尝着春的气息。不远处的沟背上,一朵朵黄色的花蕊,破苞怒放。孙女眼尖,立刻指着

踏青

□ 董卫童

说:“外公你看,迎春花开了。”是的,迎春花,是春天的第一花。

栈道的右边是一片固堤绿化带,种植着各种花草树木。“外公,那一片白色的是什么花?”孙女指着右前方的一片林子问。我放眼望去,那是玉兰树,在邮城该是木本植物的早春花了。连片的玉兰树上布满了花朵,有的含苞待放,更多的是敞开怒放,面对蓝天,挺立向上。

穿过玉兰林,来到六角亭。两个退休的老人在自娱自乐地拉着二胡,一位扬剧爱好者正声情并茂地唱着《牡丹亭》。在这美妙的春光里,唱上一段,倒也惬意。